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九十九 集部

秋澗集卷四十三

元　王惲　撰

序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强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編書屋壁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將範模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夫言竒而

法也識者已以通材有用許之爾即地官佐省幕總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藴籍見諸施設其至公正大之論卓異特達之舉固不可枚數要之伸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衆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進退兩間知命隨時從容中道蓋棺論定㫖曰紫山曠達英邁士也稽余疇昔諗其得於易者為多初不知其有所著述公沒之三載嗣子伯馳攜所著易解懇題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氣

義契合互為知已今雖衰懶撫其遺書忍無一言發越潛輝夫易聖人憂世書也純粹精深貫通三才理包萬彙其用必須見於開物成務之實然通其變必當達其辭達其辭欲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行踐履之實跡而取法焉未見能造其奥也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序日用常行事而曰余學易矣論者以為得體况紫山踐履工夫形諸事業復推已所得纂而成書啟迪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復能考公平昔

操履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賾奥妙之旨則思過半矣

大德二年冬十月八日謹序

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

燕趙自古多豪邁慷慨之士雖時移俗易不復千古而海山沈雄通貫斗極鍾靈孕秀閒亦見其人焉和林迺

國家興王地有峻嶺曰杭愛達巴大川曰伊克穆稜表帶盤礴據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盤盤鬱鬱為朔土一都會然去京師數千里地連廣漠氣肅玄

寘中土人聞話彼間風景毛髮森豎已不勝其凜然矣況行役於其間哉至元丙戌詔皇孫晉王於其地建藩開府鎮護諸郡燕人范君嶶卿早以湯液供奉嶶卿為人讀書尚義以功名自憙識達時務臨機果決非特以方伎進也凡侍行者三往返焉所謂沙漠寥迥風雪寒沍險阻艱辛備嘗之矣其志益厲氣益振曾無退縮顧避之私令人暫適數百里間者輒有離别可憐之容抱被入直省署徬徨顧妻子語刺刺不能休較以嶶卿之

事非豪邁慷慨者乎宜遂雅志掇美仕而收功於藥籠者不止邯鄲故步也友生尚藥長段昺臣壯夫為人擊節嘆賞之不足復持所繪遠行圖將求名公歌詠庸彰其名譽屬序其端予謂嶶卿志行固可振衰激懦為臣子忠勤之勸復欲形諸歌詠庶有聞風而興起者焉大德二年十二月臘日序

易齋詩序

予往歲需命延芳東淀識供奉姚君於稠人中儀觀秀

偉襟量伉朗及聽其談論灑灑有斷決固疑其非建除流也舜卿河東人少博學起法家為尚門嘗從事憲司以平反稱用薦來京師當塗者將處之秋官司平既而侍從官有以善占筮聞者一日緹騎到門以所詢上對多徵驗中事幾由是待詔金門曰承恩睞者葢有年於茲四方稽疑問計者胥以正理示之曰人事順著蔡不吾戾也皆知所止而去然舜卿資耿介負才氣思効用於明時者為切顧是覆逆有不屑為者足跡亦未嘗及

權貴門牆求展其所藴賢士大夫歆其志尚如此樂與之遊從嚴範泉嘗題所居曰易齋率賦詩極口幽賛近持嚴翰相過屬題其端且曰序吾平生閣下十年幸詳之過此非所知也予告之曰昔劉斯立記學易堂但筆其夙昔日用常行之事洗心工夫不一言及論者謂得體蓋易之為書聖人之世為盡人事作也吾用既明道固在其中矣嗚呼舜卿胷中自然之理善學不言之妙與斯立其亦同然者乎元貞乙未冬十月望日序

洪洞縣王舜卿敬親堂詩卷序

昔賢論孝子之事親也務為敬愛交至恐其恃愛而怠慢生故父子異宅而處復慮孝愛簡而弗洽迺有問搔癢痛之節所以廣其敬愛也然宣尼語孝之大經以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徒能養而禮法不足又深警於言游蓋明孝之用固有愛敬之别究其本體主一無適與親之重事之大復何以加於敬乎予官晉府者五年得純孝之士曰王君舜卿舜卿世居洪洞縣東陽里自曾祖

惠祖誠祖母張氏繼享遐齡子孫俱以善事聞舜卿夙
承家範復知讀書勵行增益其情文之不足者奉其父
伯玉君恪供子職謹身節用惟恐甘旨之有闕也氣和
色愉所期致志之樂也孺慕情至洞洞屬屬如不勝而
有所失由是取信於朋類傳美於鄉閭僉曰舜卿誠孝
人也予嘗過其廬扁曰敬親庸表順德後廿餘載予在
翰林其友人中省東曹掾郭文卿相過而請曰舜卿自
經翰學先生題品後信道愈篤家居教授克終孝養有

司辟舉辭皆不應邑大夫洎士之能文辭者咸歌賛之然未免為一鄉士也不肖交最款將求詩什於朝士庶播其清譽幸念疇昔賜以序文予謂文卿曰河東三聖人所都平陽寔放勲所理其至德之所感格深澤之涵濡至今尚有存者舜卿乃晉産之良孝行既超乎流輩隱居復求其志尚自可追遺風而厲衰俗矣昔唐董召南隱居行義昌黎先生作詩發其潛德宋徐仲車力學至孝紫陽朱公特書卓行二子之名因之昭晰顧予衰

老其言豈能為人重輕哉文卿曰士志獲伸於知已後生借重於先進此理之必然況嘗趨下風而接清光者乎不然幽隱之士烏能名於後世耶予曰有是哉於是乎書大德二年戊戌歲重陽前二日序

雪堂上人集類諸名公雅製序

雪堂上人禪說餘暇樂從賢士夫遊諸公亦賞其爽朗不凡略去籓籬與同形迹以道義定交文雅相接故凡有營建遊謁或恩為紀述或贈之詩引三十年間累至

數百篇非好之篤求之切安能致多如是耶乃自諗曰緩標玉軸藏之篋笥銀鉤翠琰列之廊廡焚香煮茗玩味者有時拂拭塵埃披讀者有數不若纂為一編刋之版木用廣其傳遂詰秋澗翁以序引為請予詰之曰夫浮圖氏一生死外形骸百年斯世電露起滅事業功名一歸虛寂而後已今吾輩既以不朽計實其空無復欲中衍微義其說何居師曰在吾教法中凡嚮善積行述贊偈為之證據令其踵雁塔之故例續千佛之名經集

羣英聚衆美期欲布恒河沙界等須彌盧共傳為無盡藏不求詞林大居士為表暴其端倪鼓舞其宿緒是猶以明月之璧夜光之珠無因而暗投可乎予曰有是哉昔文暢參寥子愛仰昌黎東坡名德屢造門牆二公以墨名儒行時與其進至贈之序贊雄深雅健與時俱新膾炙人口由是後世知有二僧之名雪堂其亦文暢參寥子之流與至於行業風義讀其文頌其詩自當知之茲不復云

樂籍曹氏詩引

樂籍曹錦秀綬度清歌一日來為予壽因詢之曰汝以故家人物才色艶麗風韻閑雅知名京華為豪貴招致逞妙藝而佐清歡日弗暇及不知何取於予而得此哉曰妾雖不慧請解之無猥以薄技陳述古今興亡閨門勸戒必探窮所載記傳詠詩掇採端倪曲盡意趣久之頗有感悟欲為效顰願乞一言為發越俾妾姓名得見於當代名公才士題品之末庶幾接大雅之高風一時

增價歛靈芝之瑞露七竅生香不同落花飛絮委跡於塵泥間耳先生寧無意乎曰予少有志於時中年多故每感事興懷登高作賦以攄其底藴由是頗以文學知名今老矣百念灰冷有暝目澄心燕坐焚香而已惟集賢翰林諸名勝擅文雅而足才情念芳魂而餘藴藉者肩相摩而踵相接也琢肝腎而製錦綺因咳唾而成珠璣摸寫鶯花之狀形容月露之情只在揮毫之頃耳彼往求而得之如杜秋娘之善謳金縷薛校書之秀發蛾

眉元相國杜樊川皆贈寄詩什語意清新膾炙人口自可因之以傳不朽尚何俟粃糠之辭籤揚於前哉曰請即書此語令妄持之以為先容扣蓬萊瀛洲之境而問津焉不亦可乎

磁州采芹亭後序

采芹亭者前州倅劉漢之所建也予自壯年宦遊河朔間每過滏陽闕遽必趨拜楊公而去一日先生率予謁州之廟學指其廢而未理者曰此郡庠也此頖池也此

類之采芹故址也承平時學校之盛視數州為冠吾雖耄要當修完庶復舊觀據當時所存者雖一瓦一石俾保之勿壞既而先生下世壬辰冬予復過滏陽所謂芹亭者巍然如翬飛翼跂究浮波面荷香藻影曉風凉露士子游息徜徉其上沾濡芬霏歌詠思樂殆有登瀛之快已而翰屬曹生因求書其事楊公疇昔之言不覺蹶然於中雖困及施勞使來者是心不置寔先生有以錫之我其可不念哉先生名威字震亨承安人姿剛直有

文章議論少嘗以蓄兵為儒將有功西夏建元初年中書嘗召為詳定官已而言事以星變勸大臣宜解機務以避賢路不然且有大咎不聽遂拂衣南歸教授鄉里壽八十終於家迨至元五年襄陽破呂文煥出降五月北覲過磁先生贈之詩云連陰六十日平地一尺水今朝與明日淋瀝尚未止此者天垂戒其中有至理降將呂太尉飯畢行欲起偶爾得會面舍館接爾汝自言鎮襄陽於此今五紀為惜萬人命此來非為巳聖王錫深

恩高爵還故里一飯尚有報盡忠從此始余謂我國家萬方同一軌得之無不得東南一隅耳向使君不來宋歷能有幾人生苟富貴直筆一張紙見說李陵生不如張巡死呂為之斂衽而去撫卷懐賢豈勝感嘆若能取孟亭例祀先生於學宫俾死而不忘儲宫祝香回洒汗而書

雪庭裕公和尚語錄序

至元丙子夏予考試河南由汝抵洛嵩前勝槩盡在目

中只欠少林一遊耳東行擬取道轘轅庶饜宿願竟以
事奪不果耿耿在抱至神遊洞閤雨花繽紛恍與真遇
今年甲午冬萬壽主僧圓讓偕少林惠山來謁因及山
中物色與向夢不少異相顧一笑乃有是邪遂袖出一
編曰先師雪庭語錄也仍合爪前請曰公山林清興雖
未稱遂幸題辭篇端以為他日張本寧無意乎予以事
與心會似非偶然者按所具縢說以應懇求雪庭初參
萬松秀公萬松得法雪岩上人縱橫理窟深入佛海至

於游戲翰墨與閑閑屛山二居士互相贊嘆爲方外師友其器業槪可知已師參禮閲十寒暑獨能秀拔叢林得根據爲奥遂出世主奉福精藍繼應少林敦請招提禪剎號中天名勝板蕩後增崇起廢頓還舊觀緇徒具瞻翕若海會於是款龍庭而振舉宗風敞五林而弘闡家教因緣會合傾動一時以無碍妙辨現當機應身處統堂第一位者葢有年於玆從是而觀自非克荷佛乘大異倫類機鋒峻整逈出物表者能如是乎今古本已

畫真如迹空學其法者能鑽研故紙即心印所在求向上一著恐不待夜雪横腰而悟面壁西來之意蓋有之矣吾未之識也是歲仲冬開局前三日書

孝節王氏詩卷序

傳稱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蓋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綱也然風霜别草木之性衰俗表幽貞之節求之於今王氏其人也父振北渡後嘗為州権司年耄無嗣納州將劉六郎為門倩得一子甫半歲而壻亡既而

父以女年甚艾且無母氏議復館甥於室女聞之跽父
前而言曰家貧無嗣世之常事婦人再醮奈名教乎有
誓死而已父壯其志遂寢無幾異母弟用國俗欲行續
娩王氏出好言置叔於姑前以人倫正理折之曰寧守
節而死不失節而生且夫者天也天不可逃行違神明
天則罰之即欲自戕賴左右救而免叔亦感義烈而止
時劉帥殁已久世業扶疎諸子分居其姑秦氏亦無子
孤影煢煢空閨索處王氏善組紃以供日需提挈子傑

歸養秦氏以極孝恭教其子至通習儒吏致卓有所
立於是風動鄉閭義激行路者舊士夫交章舉保蒙
旌表門閭曰孝節王氏之里嗚呼光顯哉及秦亡顧
劉氏三代浮殯淺土子孫游宦力不暇及遂獨營墓
田總理葬具凡溝合者十餘窆鄉人來觀無不驚嘆
曰丈夫兒有不能辦者何賢孝如此王氏處寡四十寒
暑言笑未嘗露齒素髮盈簪氣貌幽閒所謂老而益
堅者也鄉里偉其嶶美一日子傑來請文因泚筆而

序之庶幾備采管彤區明風烈者演栢舟之誓云

衛生寶鑑序

醫與造化參學之精為難著書垂訓冀後世必然用之為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言初授業東垣曰汝將為為人之學歟聞道之士歟請曰走雖不敏幸先生教之聞道乃所願也故十年間雖盛寒暑親炙不少輟真積力久盡傳其秘以所得驗於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審藥為攻未嘗不如吾之

所必取也因集為一書題曰衛生寳鑑其例曰辨誤曰擇方曰紀驗僕平生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為我序之予聞醫之為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難素靈樞等書累數萬言自非以醫為已任者孰克究之昔王彦伯醫聲既著列三四竈煑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彦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復能著書垂後其仁心普眼當與彦伯同流故樂為題其端云

嘉善録序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民之生死俗之慘舒係焉故君子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盡心焉在唐虞三代之際風俗淳教化備已有輕重適宜矜恤哀敬之感況肺石雪寃棘林夜哭之後哉此疑獄折獄等集所由作也大都路總管府推官李君威卿少習城旦書以儒術飾吏事復取經史子集下逮百家之說凡關於刑憲者撮其機要纂而從類先之以歷代法令輕重沿革著明其體繼

之以聽斷節目之詳彰施其用凡三十二門名曰嘉善錄一日攜示秋澗翁懇題其端予雖衰耄胷中耿耿尚在士有好學而兼善者迺喜聞而樂道之自政教陵遲獄辭繁閧事至持難手有未易措者故職任推理衆為抵諱然協中輔治之具雖聖人視之為切務者孜孜焉存心而盡意可謂超出於流俗之表矣況有致知之資居可行之職當推鞫審決之際屬類比事稽古凖今融會貫通俾時有稱平不寃之譽為不難矣昔宋祥符間

有獄官張慶者以矜慎自持其囚徒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其後子孫奕葉登第顯官于朝論者謂慶平昔重卹獄事隂德致然況殫精覃思盡心於五罰五用者哉威卿尚勉行其所學善推其所得而愛物兼善之澤詎可量耶

西巖趙君文集序

西巖趙君系出遼勲臣開府公後遭時多故家業中𡨋西巖崛起畎畝從龍山吕先生學金自南渡後詩學為

盛其格律精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為指歸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脈不絶如綫賴元李杜曹麻劉諸公為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惟虎巖龍山二公挺英邁不凡之材挾邁往凌雲之氣用所學所得偃然以風雅自居視李協律趙渭南伯仲間也雅為中書令耶律公賓禮至令其子雙溪從之問學由是趙呂之學自為燕薊一派西巖受業適丁茲時探究其淵源沈浸乎醲郁加以立志堅篤講肄不倦宜傳遺緒最為知名士捐館

後十五年子天民攜所著述西巖集見示求引其端逌為之說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與造化者爭衡為之甚難故得其正傳者亦不多見豈非天之降才不易而人之器識亦有限量耶惟就其材地所至學問能就以自得有用為主儘名家而傳不朽若必曰須撐霆裂月碎破陣敵穿穴險固者方可為之則後生晩學不復敢下筆矣如西巖之氣淳而學古材清而辭麗自足以攄平生之底蘊為後進之規模異時有大辭伯出如王臨川元

新興纂李唐之英華續中州之元氣序文章之宗派者則於是集亦有所取焉

遺安郭先生文集引

關輔天下形勝地有終南太華洪河涇渭為之襟帶姬周之所積累漢唐之所經營雖時異事改彼忠厚雄傑之餘風山川英靈之萃秀而在於人也意其必有瓌奇文雅之士生乎其間僕嘗思一遊求其人與之縱奇觀歷遺跡羡山河之良是嘆興亡之無窮豁達於芥蔕以忘

吾憂寤寐平生未遂斯願至元乙亥冬猥判晉幕夤緣迎謁抵華陰東歸殊悵然也爾後每自秦雍來者必為訪問雖得其髣髴而士之聽見初不知也大德庚子春方謝事不出有客扣門剝啄自稱奉先郭良弼邑甫攜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請引其端細為披讀蓋信道篤燭理明攻詩文為顓門之業者也豈非向所謂瓌奇文雅之士乎雖未西遊其山川人物已在吾目中矣奈何衰老懶於論載請益勤乃勉為之說曰文章雖推行六

經宗述諸子特言語之工而有理者乎然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貯蓄其穰茹積有淵源尚其辭體爲之不輟務至於圓熟以自得有用爲主浮艷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撈攘滅裂荒唐之弊故爲之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惟周卿先生天資沖粹内守峻潔自幼力學爲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所業故德望彌高文學益富致遠近尊禮又少日以外孫行接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晉名士其資之

深學之博與夫淵源講習可謂有素矣故詩文溫醇典雅曲盡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類其行己藹然仁義道德之餘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遂一第侍諫省幕道弗大行然闕於今者不必傳於後晦其始者其終必顯曰顯與晦必時之待揚雄氏所謂五百年必得其人然寥寥四海豈無知音者恐表聖之言乃為通論況有賢子孫為之揚顯者哉今文治蔚興學者日衆異

時板本一出有序闗右之宗派究蘭泉之命脈者則於是集知所崇尚矣

翁三山史詠序

自伯魚趨庭宣父訓以學詩俾興起志意通達事理造夫大學閫域由是後之學者有以取法知所適從伊川先生嘗欲體詩叙童子切務令朝夕諷誦發其意趣葢遵遺旨也六經之外其次莫如史然載籍浩博初學者欲遽涉獵譬如筴沙海上成功何年故前世有帝王鏡

略小學史斷蒙求箋要等編皆誘之易以覽誦速收見效今慶元路總判三山翁侯元臣復擴充前人規模取通鑑編年事跡顯著者綴聯五言絶句二千餘篇其歷代之隆替君臣之得失粲然具列辭直而不晦言簡而意足使初學者讀之易曉而難忘庸他日融會貫通之漸或曰牽合章句破碎全史不幾於篆刻雕蟲之弊乎予曰不然聖賢進修學有大小傳有後先子夏所謂譬之草木區以别者為得之矣况翁侯是作特為童蒙所

詃就其所成就而論可謂祖聖訓述賢傳攄己志惠後學好古博雅者矣大德四年月日謹序

燕山王氏慶弄璋詩引

史館簡閲王生子憲自其先世以篤行至孝培植根本子孫奉承家致屋潤復能尚義好禮為名公賢士夫稱道都城人物浩繁由是王氏以孝義知名子憲幼蒙訓誨卓有所立以良家子選侍閶門擢直玉堂謹愿文雅出色同輩有光故家所不足者嗣續為念大德庚子夏

佳氣充閭璋闕呈瑞犀錢玉菓已浴蘭湯綵筆柘弓載臨晬旦以予在院中最爲耆舊來乞名乃取先世積善而不近名種德而不求報命之曰餘慶先儒有云善惡之報至子孫而後定又云賢者必有後王氏其有子也宜矣謝庭春好羨玉樹之臨風竇桂枝榮望讀書而有日徐卿二子少陵有歌嗣深晬日涪翁伸頌凡與往來者皆宜作詩用展光賀

贈李達之詩序

李達字達之汲梁人世將家既長游燕遂占籍焉為人慷慨樂易好閒便靜以相術行於時然不以藝自矜與僧西雲相善講主和一日以領宗門事為問切語其徒曰汝師不數日遠行尚欲何為不浹旬而逝又同術者指一井工有坎阨甃不出來曰達曰否坎阨則無將縊而死果然南宮程總尹以除目訪之曰喜只在今日口未落而除下其應驗若爾僧龕禪榻每不惜朝鏡之蹉跎醉袖笻杖常歷遍春烟之巷陌世味宦情兩皆泊如

其兄顯道以偏師戍瓜步殊光顯也書屢招不赴或疑焉達曰兄安余無所希兾何往其安貧守分如是者有屋數間在崇仁東市門田五頃近潞水澹臺里歲得租粟自餬其口云

義齋先生四書家訓題辭

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壁自五臺東徙唐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農使先生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多士資純篤恬於

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為無所不窺四書小學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沈潛玩味者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簀際屬其子丞義等曰吾平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詒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承宗奉遺命以叙引來請僕憶提憲燕南時按行屬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耄忍靳一言庸慰存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之方道統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

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疏論之詳矣近年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郡之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復能沈浸濃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已意之所見自為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蓋士生斯世不可虚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況性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固有職業之所當為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間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子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述之本意也若祇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啟迪後學折衷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於後於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義齋先生小學家訓序

義齋先生補註小學書藏之家塾未嘗示人治命其子承宗曰當攜謁秋澗翰學庶明吾志先生既沒鄉邑士人楊飛卿將板行焉承宗致遺命懇求序引僕向游宦

趙北與先生夤緣私覿款洽則未也用是追念疇昔敢攄臆見昔晦庵朱文公既集註四書俾大學之道體用本末昭然顯著復慮童蒙之士弗知趨向次第不能入道義之門造治平之域復述此書俾為師者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學雖曰小學其文辭雜出於聖經賢傳百家之書言懲行懿顧先師宿儒究竟踐履有終身不能盡者近年科舉不行士趨實學曰師弟子云者專務講明收功致効舊有標注未極詳備今先生之注究其淵

源辭旨之奥與夫品節度數之詳隨其繁簡而具載焉純直明坦俾初學者觀之易於省解如陟高而得梯階濟深而遇舟楫其急先務應時求不為無補先生諱鵬字雲卿自號義齋保之唐縣人隱居求志潛心著書不求禄祿吾聞積善勤學報施不及其身而發越於後者必大則是書之出先生之志之學光明於時也審矣

西溪趙君畫隱小序

予既冠受館於漕使周侯因與門下士趙君子玉游久

之熟其為人資清雅而有幹局心機巧而善繪事其初家藏營丘遺墨朝夕愛玩不去其手遂有所得繼遇東丘畫工沈氏指授筆法又嘗西遊太行窮巖岫之深峻視雲烟之變化當其情得意會流連忘歸動經旬月由是於仁智妙趣得其動靜之理又操觚染翰覺心手洒洒無留思嘗為廉右相董承旨及僕作廉泉野莊秋澗等圖景氣蕭爽雲烟清潤筆簡而意足其寄興雲霞放情林壑有淡墨寫出無聲詩之譽或譏懷材抱技不沽

價以求售曰人物者天地之幻化圖畫者又人物之幻影彼功名烜赫富貴薰天者倐忽之頃已歸磨滅況韋布之士欲取聲華於虛幻之餘不幾於惑歟然所以致於此者特遣興適懷寫吾胷中之丘壑爾聞者為知言大德辛丑夏邂逅都城為子臨楊息軒綠野探梅圖髣髴三昧不傳之妙復懇於予曰僕老矣技進止此幸惠顧序述平生傳遺子孫乃語之曰昔曹霸樂藝而忘貧賤郭熙頭白餘筆力少陵山谷為賦丹青引秋山歌

攀附驥尾名垂不朽顧僕何人敢望於二公哉趙君趙君其柰爾何子玉曰不然前賢後賢其揆一也古往今來各其時也顧在中朝聞望老於文學者孰出公右言念夙昔能無情乎既不獲已乃援毫而識之趙氏系出柳城宦族當天兵南下父通福以義勇附太師國王帳下從定河朔屢立戰功壽終定武漕使周侯以葭莩故表其勞績蒙先朝收錄二子仍復其家仲列名侍從後歷尉完利等州州尹次曰澄即子玉也受中山三司使

晦跡營庫餘三十年無毫髮點汚葢其胷次脫洒不為物欲所累故也五子秉仁秉溫緣父好尚亦馳譽丹青云是歲秋七月上旬二日秋澗翁謹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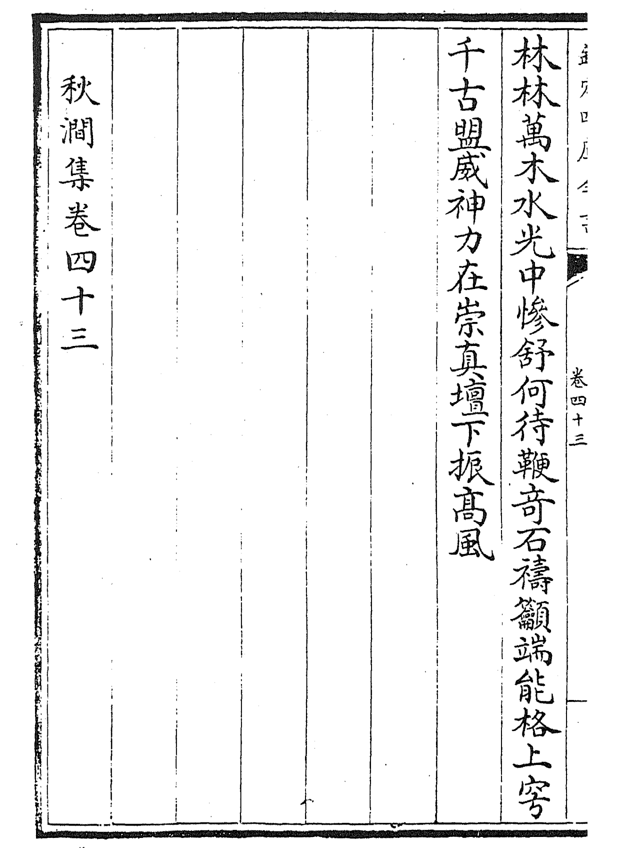
崇真萬壽宮都監馮君祈晴詩序

大都辛丑夏仲暑雨大作霑霔不輟至五旬之久泥塗坎陷車馬不通潢潦漲漫浸貫川澤小民洺怨農夫告病崇真萬壽宮都監石泉馮君乃謀於道衆曰吾輩奉正一法以祈禳為業覩其如是雖不吾以安可坐視而

弗救耶於是致齋潔肅儀物籲告穹蒼飛檄諸部懇以七日為開霽之度及期果六丁斂雨曦馭騰光士庶獲覩天日晴明之快免昏墊陷溺之苦於是羽客儒流咸作詩贊揚湖廣儒學提舉戴月澗以序引見屬戴交久情款有不能已者迺題數語姑塞其請予嘗讀洪範九疇觀天人相感之際隨所召禎祥災沴應之吁可畏也故三代君臣遇災知懼固曰修己敬天為務而禱謝禋禜盡諸人事者自不容已逮漢靜應張公以神道設教

體含清虛用周慈憫為國家祈天永命為黎庶祓除不祥由是祈禳祭醮自為一家之學傳授科式符籙具在也然得其人則法靈而著效茍非其人道不虛行傳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動金石道雖殊途其致則一若石泉馮君之祈晴有驗其亦持守誠敬祭醮精嚴善於弘衍宗風者哉諸君作詩稱美不亦宜乎其年秋七月廿三日秋澗翁漫書

窮閻飄泛逝川東千里嘉禾一雨空攫攫羽林槍壘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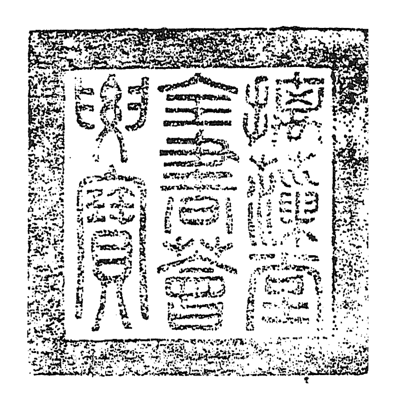


林林萬木水光中慘舒何待鞭竒石禱巑端能格上穹
千古盟威神力在崇真壇下振髙風

秋澗集卷四十三

謹按卷四十三第二頁後六行杭愛達巴舊作抗海答班

又伊克穆稜舊作也可莫闌今並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茅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四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秋澗集卷四十四

元 王惲 撰

辨説

日用

義理其用有三體認明白臨事能做出來一也道義傳受必託於言辭筆頭發明出來二也其或諸生請益發藥啟迪化若時雨三也至若都曾經歷只為目前不曾專心理會又不能記誦乍了若無使此心茫然如

道傍空舍諸物得去來住持不敢認為已有又學既不固及人說著方才省記終了自無所得前賢力學須先除去此病攻苦食淡不為一毫外物移動屏墮氣收放心一主於敬不雜觀不過分此或未畢輒復它務纔作復輟今日已過而有明日管得無時定志帥氣如下硬寨確乎有不可拔之勢一物一事不輕放過窮理盡性至于命而後已性與命只是一个理而已若有所得即極力存養晝見之於行事夜驗之於夢寐使真積之功日新一日不

使頃刻間斷不恤乎時之利不利不問乎人之知不知將所樂自喜專以推崇天爵為至古之學者無不盡其極者恐不外是不然困而不學生而為斯民之下不知所以學老而為乾沒之人良可哀也此皆予之錮疾遂書以自訂非敢示之他人

書太極圖後

嘗觀宋一代道統傳授獨推濂溪元公為首及究其功用有渙然氷釋者蓋先生始明太極陰陽五行性命之

説以開萬世沈迷之惑明一出於中天故也夫太極者何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以一而含三者也老氏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是已為太極判而有天地乾坤既位然後萬物育焉故理可見而道由是而生道者循其理之路也其性之與命尤坦然明白性者理之所從出理也者只是純一四端而已固無有不善命者氣之所從來氣也者變化錯糅有清濁厚薄參差不齊之間曰賢愚曰壽夭曰貴賤曰貧富一隨所遇而稟之

者更無旁入曲生之理濂溪先生以前只為先儒不曾尋出氣質性來雖有混然上中下三品之說終是不可窒礙學者又不致思或求而不可得者往往溺於邪說未免隨人作記以至迷惑空而不返可哀也哉若先生之圖之說其有功於聖門惠夫後之學者可謂大且深矣亦使輪迴宿習荒誕不可致詰之說一掃而無餘此所以尊居圖首為道統之宗也若以作一个分陰分陽之圖說了是齊其末而不揣其本也

體認

自古至今止是這些人情止是這些事理聖人裁量備盡六經罔有不具後之學者學此也既能通曉窮理正心行已臨事之際觸類相應以較其已之相合與否若事務之來既不體認前言往行以酬酢其能變化與不曾學者何異是最吾儕大病既不能踐跡將何以造其室乎亟當思體認之方從何而入可也戊子夏四月十一日晨起偶書小子其志之

氣志

人志不定只是氣為之亂氣既亂却為動靜無常於中互相奪爾若安命順處不以我之所當得而易其彼之所不當有者人無日而不自得也如是則何患志之不安理之不明氣之不充者哉或曰所當得者何即天之所命於我者是也不當得者即天之未嘗付與我者此君子之所以亟當知也或曰知命不然則謂之不受命不受命是謂之逆天故孔子責子貢而貨殖焉者是也

天人爵

天爵志清明而壽人爵氣濁亂而天或天或人能壽而不亂者惟有素所養者能之曰養者何至公無私而已

孤立

人生天地間立甚孤特賴有四端在我然後迺有所倚如伊尹之恬於放甲西伯之安於羑里周公之坦於東征孔子之泰於戹陳武侯之必於復漢蓋倚是理為用而後大有所立者焉故傳曰君子獨立而不懼其是之

謂乎不然一身心之微其何以禦不測無窮之變乎戊子夏五月甲午積雨開霽晨起書于露堂西序

孟莊不相及

予嘗疑孟與莊皆同時間人終無一言一事相及者恐是蒙莊閉戶著書罕與世接迨身後其書方出適讀陳氏輯語陳名應童字景雲三山人大意略同說當時無人宗他只是於無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極力排之戊子重九前一日書

自得

誌者發其心於内故納諸壙中以告化者碑者表其德於外故植之神道以鑒來者又曰誌者記其心之迹也碣者揭其事之著也

朋友

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為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類聚而同遊飛者羣分而共集葢幾希矣詩人以伐木廢特表

夫友道之缺深有旨哉

五常

五常之道仁為體而四者為用義與智陽中而含陰禮與信即陰之一定者也曰陽中而陰蓋運動離合有吉有凶者焉故也

陰陽之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九峰曰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子曰理者氣之所以明所以幽所以生所以殺所

以舒所以慘所以為君子所以為小人世之所以治世之所以亂戊子冬十一月十八日戌鼓作燈下偶書

讀孟子或問

四書或問獨鄒書多設疑詰難何也孟軻氏終是去聖人一間辨論之際其言英氣發露不無激切輕重之異故文公於此頗詳講明折衷要使不詭於理先後一揆而後已何則溫公大賢也猶有疑孟等篇況解之云乎此晦翁惓惓於是亦臨川翼之之意也入伏后三日課

讀此書偶問偶書晩學小子題

恩多怨深

此余平日事也或者曰君上命人生物者土也物既長不得不克制其土自然理也此陰陽家論似亦有理然不若以人事評之謂如我以禮待人人不見答未免有所不平不平不平之彼則乃有怨意我當恕其不平以恕心待之寧人負我

雜記

聖人之道如長江大河人人得以飲之然飲之者有多有寡為江河者不能使之一一均同其量任其自然而已不然恐造物者亦太勞矣余謂師授學者以道亦當如是旣以自警且示韓陳二生八月二日偶書

分絶

伊川先生云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況今所親戚故舊昆弟朋友夫四者天理當然之分廢將無遺可哀也哉祇是計較於我善惡有無相

盖為事與之離合耳靜言思之物則既蔽近於飛走人既與非類相雜處幾何不傷而夷也可不慎言謹行凡事檢點以先周身之防而存遠大之闕至元戊子歲臘日書

無音

萬物受氣於天音者情之所由發也以政有得失而音有乖和雖極亂極困未有情不宣而音不作者如幽厲之世雖因過豁變則不無也至於當有絶無豈困而不

暇作伏而不敢出其或善不足以法惡不足以戒亦若天變之無所見乎三者必有一居於此矣於是感而書之

得失

人之得失一係乎命之通塞若既得則不當過恩於其所舉揣其已才如何耳失則又不當致怨于其所沮亦當量已命之如何耳若恩有歸是人憐其不才而私之也怨是沮是我妄為言而不安其命分也何益哉已丑

歲夏六月客退偶書以自儆

黄鳥三良說

觀坡和同三良詩反覆詠味似責三良之不當死也當時從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葢康公從先君亂命迫而納之也三良之不死得乎若專責康公可也分謗三良豈忠恕之道哉只以坡之議論英偉辭氣縱横讀之者愛無加此故不覺白璧之有微瑕也若晦翁之詩說可謂盡之矣

文辭先後

文之作其來不一有意先而就辭者有辭先而就意者意先而就辭者易辭先而就意者難意先辭後辭順而理足辭先意後語離而理乖此必然理也學者最當知之

讀淮南子

淮南鴻寶書出大山等徒所述在藝文言掇百家之緒餘耳特變其文而為大小異同之論然自得者鮮矣讀

之者不無所益至於陰陽造化之機治道興衰之理正有吾六經與信史具在又親以其身為不善者雖著書立言君子有所不道予所以讀之者取其事有可訓及漢文近古三代之氣有凝而未散者至元丙戌歲十月二十三日題

雜著

鸜鵒食蝗

秋七月螟生牧野南無幾有鸜鵒自西北踰山來方六

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螟食且盡乃作陣飛去予考漢五行志貪人尸祿猶螟害穀故感而生蝗夫鸜鵒北方之鳥也其嘴距有搏啄之利又數多如是意在位者不肖將有因貪抵法而敗者不然何食之既邪紀之驗他日之異至元五年歲戊辰也

魚歎

至元九年春三月余自燕南還前次淇右逆旅主人條桑微土束藁作炬詢其故曰此取魚之具也既而主人

置條圜淺水中外以石擁之夜向寂風息波平炬火起岸側羣鯈趨明爭集其中回旋然復千週百匝睞其條為罟之大綱一不敢出越而游去主人俯掇如拾地芥焉王子喟然嘆曰班生有言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士乎士乎冒昧行險趨利而不知止者曾何異於斯乎是歲重九前三日寓平陽牙城官舍之待旦軒坐聽秋霖耿不能寐追思所見作魚嘆云

非分說

甚矣非分之不可求猶鴆毒之不可懐也鴆毒之殺人世知避忌非分之存心其禍有不可測者有人於此小闞有材行險僥倖以濟其欲一旦濡首染指攫取公餗是知厥指之可染不知首領之亦可保也竒貨之可居不知其禍之不可脫也既而以敗聞抑柳子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其是之謂乎夫烏俛而啄仰而四顧猶懼夫物之為已害也可以人而不如烏乎今日方食聞府吏籍其家案上一杯藜藿重以五鼎七牢矣至元戊

辰夏五月重五前三日遺安堂書

鏡箴

王子醉墮馬傷額既愈日引鏡自照色黶如凝鬱者旬餘因愀然曰昔樂正子春下堂足傷追悔不踰閾者累月蓋聖人以毀傷髮膚為深戒必全而歸之為至孝矧陷身不義一敗瓦裂之酷哉是以墨子悲其絲染馬遷痛其刑餘柳州悼其躁進也惟其居易俟命不行險毋苟得從容中道乃為合理吾知免夫至於游居食寢則

體安而氣平不然事變之來少有蹉跌又何翅髮膚之毁傷物議之輕重者耶嗚呼小子孺其戒之慎之於是乎書時至元辛未冬十一月十有三日也

簪導玉飾辨

統軍府從事李良貴上計來燕過予出示華玉一方長寸許廣如之狀類方勝然其文章昭回刻卧蚕中間髣髴粟粒隱起上作蟠螭闖首左顧前足去左其下穴方孔甚邃玉色皦潤殆凝脂然予曰晉魏以下無有也李

曰然此陽夏壙中物也予時方讀禮書而此物適會因攷其制蓋大冠橫笄之首飾也古者笄長尺二寸諸侯以玉大夫士用象其為神明之器斷無疑矣何以知其然禮云瓦不成沬木不成斵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故開其足之左嗚呼魏晉去秦漢未遠茲物也視之猶可彷像一時禮文之盛古人嘆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漢魏斯可矣蓋文獻之傳尚足徵於當時者耳於是乎書

興平閣本說

古今名臣畫像皆曰興平閻本興平京兆縣名而曰閻本予初不解其旨近襄陵吉仲和過予覩壁間李衛公東坡等像此正興平縣學所臨者嘗聞諸進士武公張嶶君美云金大定間某人自秘書郎出宰茲邑悉取平日竊模秘府真像而圖形焉故有閻本之目云

崇徳堂記

余貌不揚寫之者未得盡肖建賈君一貌而見者皆以為余且曰仲器為人不止技稱其於奉親事嫂以孝友

聞鄉閭殊侃侃也既而求名其堂且叙其世家賈系出
襄陵今汾東有塚巋然曰賈相者乃遠祖也從旁居民
同族氏者尚百餘家有圭田三百畆耕穫者主其年之
守祀終而始焉奉為故事甚恪考夫傳記蓋賈豫州逵
之壠耳豫州在魏晉以鉅儒名卿顯宜其世祀至乎今
而弗絶也今覯仲器氣質溫粹孝友純至似非丹青馳
譽者豈豫州之澤淵流而未央耶故以崇德榜之且用
篤其所已至勉其所未盡者焉至元丙子清明前三日

題

讀唐徐有功事蹟

周革唐命豔后煽虐任威刑而絕異議遂起麗景等制獄縱周來之徒誣構陷置膏流節解之禍莫有捄之大者以翦夷宗子希旨下者以告密上變徼功鬼朴滿朝中外股慄時有功以司理之微秉公恕之心扞折究鋒守死不撓至辨明寃抑竟賴全宥者甚衆嗚呼仁哉公固知上含容孤直庸示公道然人慾肆裂之際天理有

不可泯滅者彼中橋突犯清蹕釋之辯漢文於慎罰之初威衛惧斫陵栢仁傑諍高宗於受諫之日以勢以時司刑為尤難及拜西臺至頡顏流涕有鹿挺懸危之請何感動自悼若此豈體存正大明哲保身之方非權無以濟之邪

紀異

至元十三年夏六月王按察立夫同在汴梁試院中告予曰前年冬十月益都路總管子伊蘇岱以髀瘡卒於

官初卧病踰浹旬遽召左右具儀仗及鷹犬槖鞬者列堂下徐曰吾今日晌午逝矣家人問何往曰將赴達官某人府言畢據銀椅而終達官者故監真定路郡威喇翁古察也蓋公自微時薦擢於朝以致顯達皆公力云俄有樂安孫吏來云日晡時三十里外遇公騶騎甚盛從者呼某至馬前喻之曰汝歸當告吾家若車徒西還凡過水當以金錢投之初不知公捐館矣翌日又有自濟南來者亦見公獵道左而面如平生然明年丁丑夏

四月與公之子某會燕以向所聞審之不少異因念余向在省署識公於稠人中軀幹魁偉望之一雄傑也立夫云公為人忠謹誠懿歷事三朝多為上所倚注世為燕之香河人壽五十有幾又聞吏部尚書太原高公亦臨終區處後事神志灑灑不少亂問騎從具揩下否曰具如期而逝嘗聞聰明正直者生有所自來歿有所自去如傅説上為列星韓柱國死為閻羅信有據而然也因併筆以紀其異

讀魏相傳

周書有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道者何以正心誠意為體仁義禮樂乃其具耳以此出治陰陽自和萬物咸得其理舍是非復有調元之術也今觀相之燮理至區區建議舉四人各主一時使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一切法而行之時至明言所職庶政玉燭之祥何不思之甚也嗚呼西漢去三代殊近相於中興為有聲其經綸器業惜乎不出乎正心誠意之大學而牽於五音附會之小

數豈見道未明機務權衡之心有所偏溺哉

御書銀盒事

客有云道陵朝二近侍以功名利達由天命人事因私相論詰甲曰天乙曰人上聞之取銀盒中批曰可去者某宮遂授乙者使赴尚書省既出衄血大作不克往適與甲會以君命不可緩即就付焉其人拜官而去由是而觀雖云君相造命不知造物使之然耳近一名士甚為聖上所重當軸者力薦以為同列將謂旦夕輔政及

上聞喜甚奏而除之既而病卒因記客談併書其事

紀肉芝等事

天興初荆王府第中庭産肉芝一株高可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流津濡地視之皆成血臭不可聞劇去復出者再遇夜房榻間有物作聲伏其中燭之群狐滿床遂捕失所在未幾曹王訛可出質王妃蕭氏向予談其事妃尚書貢之孫今為黄冠師㕒衛

先友牛講議國瑞

牛天祥字國瑞澤州陵川人通天文武經占筮風角等書正大間嘗為恒山公府議事官兵后居衛東白皐渡既而著軍前中書省詳議辛亥秋八月應東諸侯聘客死聊城壽五十有七葬汲縣郭村東鄉清水

鎮州風俗

鎮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節蓋其避王鎔闕

闕百餘歲俗以為常何恩德感人心也如是闕

闕據五州當時四隣交爭併起惟鎮之人士闕

帶遊嬉燕樂安王氏之無事彼懷思不忘愈闕
者豈非是歟則知文忠公筆削真實錄矣至闕巳卯闕
月六日按部次新市縣五夜燈下書

僮喻官真定時五月夏至日作

秋澗翁自幼讀書疎於生事處則知涉古今攷治道以
自驗平時所得於日用間庶伸微志故從壯歲忝沾恩
例舉家仰食廩祿未省饑凍切身者二十有餘年矣雖
然纔閒即無以資生顧貧乃士之常不敢略有他務以

覬苟得非惟不為亦且恥出諸口汝等轉藉翁庇各蓄
妻抱子日嬉溫飽奔走承侍外心則無所苦也汝翁且
自己夘秋移官燕南忽復四襆以禮將去乃有維揚之
命黃緣投獻遂致扯止重叙一官良為匪易其倖與否
汝等朝夕所親覩也及南還滯上復需後命令又數月
矣適饑旱相仍食艱口衆事勢牽率有進退維谷者況
汝翁行年五十有七自惟疎拙與時齟齬加之筋力衰
耗百念灰冷靜退之心日往來於其懷嘗謂秩天秩也

不肖者無久當之理祿天祿也𡨋老者無恒竊之方躬田力穡本吾家素業稅駕壠畆固分所宜然行止有命又非吾之所敢必也此淵明所以有心形相役口腹交病之嘆盻盻一稔斂裳宵逝切嘗慨有感焉今日炊釜晨冷庖人告乏之計口而食月得粟五釜可足時斗直錙餘二千是旬月所靡須六萬三千錢耳其賓客之奉慶弔之禮鹽醯葷茹薪爨芻秣僦舍之費不在焉諺所謂百指無糲飱食倒黄流灘諒非虛語噫官時來則為筆

耕之潤又非所恒幾何不相胥而困也今日夏至聞東郊穫麥天倉廓開捃拾遺秉不為無益汝等其往哉毋忽且令汝知田功之艱一餔之不輕獲也暮歸得新麥斗餘僮奴輩既飯放啜頓失菜色為一快也又念位雖下近伐氷之家尚爾窘迫在閭閻細民不合釜而坐餧者幾希矣因援翰作僮喻會有餘思不足為暴殄之戒且廣訓儉之遺意云

颸妖

今行陽穀道中農人有以魃言者余告之曰周宣王詩云旱魃為虐是魃非今見從古有之此蓋旱魃之氣感人變所娠而成耳神異經云魃生南方肉體長二三尺目在頂上走行如風見之處赤地千里執而投之溷中即死旱氣乃消又云魃字從鬼鬼魅之物所生非惟南方也且古者娠婦不使食邪味聽淫聲覩惡色恐逐所感而化余故曰變所娠而成妖耳

哀辭後

衛自壬子歲迄今邑中子弟不三十而夭者凡八人闕

闕　季武王範闕　輩皆儁秀有望翩翩而佳者也

吁百虵墮地一或能龍既玉汝之輒復奪之不知造物

者果何意也余故以咄咄怪事為言然以理揆之雖一

家之凶變亦斯人有自致者嘗記一士人問於先君子

曰粤惟金初巳來衛之文秀者極罕間有之多秀而不

實先君曰衛地濵河沙薄豈其氣疏弱故也若使水環

州南或城㞒水西氣或可盛時不肖尚穉聞之不存諸

心又弗請問其所以故雅意所在每念之而不能明了以今觀之其言固爲有徵何則如東平汶出府南阿邑濟經縣東且以東阿較之在金一代内進士而位卿相者幾二千人鄆則不須論也然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使衛師有經儒人問學而知義則薄者可厚愚者可明夭者可壽也此雖以人事意度若有以補於世教聞之者庶不惑於邪妄之說云至元戊子秋八月八日書

盧氏墳石泣

大都玉馬坊耿氏石獅猛水出如霧予時為御史目覩其事山陽長流村盧氏墳石表水出如泣者連日耿盧二人皆出微賤而遽當台鉉此驟得不祥之極也蓋善惡以類應故陰沴將至兆見於石如此等因曰此石泣也二人尋皆被誅然泣者非憫之也悲乎不知其量也吁

龍隨農民王家

至元二十年癸未夏六月中大雨河西鄉農家王氏甫

夕黑霧四塞中庭窻戶間寒凜不可勝視之有蒼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復墮者再時王氏女已笄下堂趨室驚而絶於地救乃甦問所見亦同歘霆震霧散失所在明日視其地鱗鬣印泥尚宛然也王氏世居水上其下潭渦殊深黒可畏

雜著

太宗英文皇帝天容睟表一類釋迦真像仁厚有餘言辭極寡服御儉素不尚華飾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性頗

樂飲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歡娛
前後十年號稱廓廓無事臣向過平陰縣聞校尉陳某
所談如此陳早年蓋先朝控鶴近侍者云
前宋時有日者肆相國寺東一日而識四相謂韓魏公
范文正公王沂公張齊賢也自後術不一售竟窮悴而
死近年畫師覃人孫某奉詔追寫太 祖聖武皇帝與睿
宗景襄皇帝御容及奉進上顧其惟肖至泣下沾襟宣
賜甚渥孫歸及家而歿二人術雖不同其於發藏泄秘

則一也傳曰人之患莫大知人之機況神明不測者乎

戊子秋日疾後書

鶻嘆

昔有漁於河濱者見二鶻搏一禽於沙渚間禽逸而鶻不起良久漁者往視鶻已死矣彼念之曰鶻之鷙急性也一舉而坐空拳遂憤而斃有志士之烈焉夫士懷才負氣求用於世倘時不我合人不我知則納履而去之豈若小人之求之也不以無恥為恥專以患失為事千

思百計阿合取容雖僇辱在前而不顧期於必得老死而後已豈不貽伊鷙之恆哉余聞其說甚有合於吾平日之所行者遂著之篇以見微意云戊子歲重九後一日書此係石盞正之說

齒射

寶寶瞿姓內鄉農家子也史侯都督江漢時散卒也為人豐齒多力挽弓幾六鈞發無不中少嘗射隼並貫於木寶登而取之木折與墮碎其臂骨治無法肘已下斷

去自是馳獵以齒控弦括羽左手托月滿逐獸皆應聲而斃史侯异之上達後授校秩振古以能射名家者多未聞以齒而決者然付之翼者即兩其足與之角者必去其齒蓋懼其全而過為物害也又唐李客師善射好獵每出烏鵲逐之翔噪時人呼為烏賊亦惡其物之多取也今瞿一手尚爾斷其右殆為天所劓乎弟恍說如此故書

畫虎

先君嘗告某曰王氏在前金時家魚行里曾祖府君氣方嚴於土障畫一虎甚獰意者取陳力就列故也後八十餘年當至元己丑偶於樹寨復圖此獸追念前言有常警懼者書云德明惟明德威惟畏今雖頹還舊觀其以惟畏惟明萬不一逮爾又諺曰生子如狼猶恐如尩魯之意豈復有此邪小子其志之

先子善書

闕

可以辟之者乃命僮道求鱔得大小四尾從其法而用焉明日開户視之几案書帙拭如也嗚呼物類之相感如此何其騐且速哉余因推其蛀之所致蓋木斬不時非經雨露浸漬之久又任其滋而楝焉濕與氣相關故生噫蛀者木所産也而為木之賊政者民治之具也而為民之蠹若上焉者治之而昧其方下焉者忽之而不知畏故害無小大有吾無如彼何者能一旦修其政得其法故雖四凶之方命圮族羣弟之流言畔國從容可

辦會不知其艱也至元廿三年丙戌歲秋八月廿五日夜適良醞在壺欣然飲大白者再命童子執燭記予之作

紀夢

二十四年八月已丑夜夢予遠行過一城市當莊嶽間一達官解鞍作歇過馬呼予回視之蓋參政飛卿也寒暄外髙曰别雖久食頃不忘也予曰彼此彼此握手間予乃曰聞吾友參政以來多有施爲髙曰傳者妄矣參

政者參知雜劇見做不行何施為之有予答曰渠於此見打野呼兒胡為做不行也遂寤聞夜漏踰四鼓矣古人云至友神交於沖漠間殆謂是歟次日聞吾友南來論其氣類亦同與夢應也因書此以贈吾三人者相會及此當捧腹大為一盧胡也

紀夢

二十五年春二月十七日夜夢朝上於端門内彤臺上聖上椅坐東北惲於臺西南角俯伏上問條支國事惲

對以其國甚遠出犀牛革為甲甚良號曰黃犀甲上喜甚因寤明日檢通典六條支國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居山上周四十餘里下臨西海水環其南後漢和帝時乃通地暑濕宜稻産五穀果菜出封牛孔雀大卵如甕有桃拔獅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或為天鹿獅子似大蟲正黃有頒音彡髯端尾端者毛大如斗爾雅狻猊是也

紀夢

至元戊子八月十三日夜送真定姫仲實上路就枕熟睡夢在一雪後亭榭尚書夢符宣慰信雲甫御史王子淵三人來訪坐間話及向在東平時遊燕等事夢符衣一素練衫當膺畫名士像自遺山以下數人予即題詩機上云不惜千金買東絹丹青難寫是精神因大噱曰此衫甚佳但到處是長負一軸諸公行神也遂蹴踏砌雪而覺乃自占其夢復作一聯云恐是隆江方大用故將賢彦貯胸中

詩夢

十一月七日與兒子輩夜除回就枕熟睡近四鼓夢與姜君文卿會歷下亭酒半酣姜歌鷓鴣曲壽子聲甚懽亮已而以遺山新舊樂府為問余曰舊作極佳晚年覺詞逸意宕似返傷正氣姜以為然予因賦詩以贈既覺頗記其一二因作成之其詩曰畫戟清香敞燕居分明夢裏到庭除思醲故里懸車後錦爛秋鷹斂翮初細棹觥船浮酒海暫停銀管合驪珠賞音千古遺山曲堅意

高歌要壽予既而復夢至一大城府遇老人邀予入王氏邸肆其主即曰汝非王秋澗邪予曰然因口占二句云此生難道無餘幸海上人爭識姓名仍詢曰此何處曰茲贛州也地在洞庭湖南七百餘里予曰東坡八詠何在曰石刻去此又三百里外其老人又推予賤庚曰誰謂中州無人乎未及問其行藏而寤時二十五年戊子歲也

十一月十二日夜夢

四鼓時夢入一重修大佛閣有鉅蛇長約三丈自閣壁西北而下僧徒以杖擊之不中内一僧揮鍾中斷為三段予稍前視之其蛇首似獸有雙角若羚羊者膏血淋漓赫赫然尚能舉動次夜復夢人以羽矢一大房若今之鞬者掛於中門

紀夢中題人手卷

娶為無後有子而嗣有餘老為致養子孝而養不嗣其嗜慾或有所未免而年已及闕耄而於三者吾子將何

擇焉擲筆而覺闕卧笑曰夫子自道也於是起而書以為儆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巳丑春二月二十一日辛未夜也予時年六十三明日會亡友中丞王君葬於正尚里

夢解

予平日夢頗異自今年夏多夢疾厄凶喪或纏綿墟墓間及故交久歿者與之宴遊談笑如西溪贊拜殿授王中丞需騎而作且知其彼死時又不省在寤寐中爾覺

意甚惡之因自解曰此無他乃一身陰陽消長之漸也醫家有云男子四十陰氣自半沈行成八八之數乎雖然氣有盛衰人不能皆然若有餘尤當惜養不致耗竭可也陽為舒為暢陰為慘為悽慘多而舒少故神才交而魄為之勝矣調此二者柰何有絶嗜慾少思慮檢行已安素分息形神而植定力旦則以此理坐進夕則以夢相驗一或自差立為除治其病庶少瘳矣昔夫子向衰稱不復見周公於夢只是老克自持不願乎其外之

意也若不量力不安分凡百營為返勝於昔將見有不任我勞從中躍出辭而去之者矣可不畏慎也哉故曰知之者强不知者老其是之謂乎作夢解

紀風異

余年十七八往蘓門讀書至古城東十里外有旋風自西南截泉水北來望之圜圓約六七里大其高入大聲勢如甲馬迅馳黒風蓬勃吹拔草樹飛卷半空余走不及避乃瞑目倚棠樹悚立須臾覺寒凜氣繳束而過别

無他故今日偶讀筆談見元豐間武城縣旋風殺傷人甚衆因念余幼多災厄追想往事有可怖者故書以為來者之警壬辰秋中月七日記

喪記

古之人以送終為大事故即是而察禮者重之也孔氏將葬燕人來觀滕文居廬弔者大悦今觀雷白二家祔葬甚有關於風化而出於常人之表者一則哀經纍然多從古制二則寢苫枕塊卒哭後日飯蔬食三則不徇

俗而用三家四則穿治壙石製為壁藏土周於棺略不施甓五則直壙下窆同穴異棺乃北其首六則墓記從實略無虛飾至於容色之戚辟踊之數又見夫固所自盡之道以致會葬者皆歎息有得而去因念唐為衣冠盛代之祭不用冥錢惟顔魯公張司業家又伊川先生居洛下治喪不用浮圖法雖風動一時止一二家化之予行年五十有九宦游四方其慶弔固云不少然由德風而偃者所見亦姚許與是二家而已嗚呼甚哉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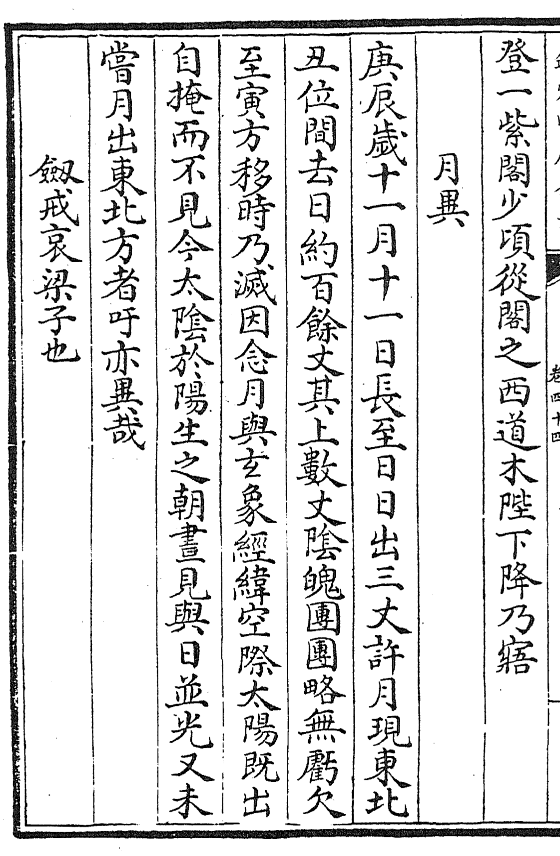
難復俗之不易化也如是述喪記以寓予感雷則祔其母夫人侯氏白則葬其父順樂先生云

紀夢

至元十七年春某官真定夢先祖敦武府君親告某曰今濟源縣宋宰相陳堯叟碑文內王其姓者即王氏遠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劉節使相會問及陳相石刻云濟源見有陳堯叟讀書堂故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筆之以志異日求訪

紀夢

至元十九年八月二日夜於醉後夢行通衢見大井中一異狀人跨青色鉅蛇躍出地長約丈餘身廣濶與尾等修鱗濯濯可數若將前迎而復去余俯視井中水波皆成五彩丹色殊煥爛也由中至井湄與所經遺水濡濕尚淋漓余逐蛇前行相去數步外因取碎甓擲之者再既而余入一團焦避之蛇復來集其首巳化為馬又有數異馬飛舞環余而立初甚愓然至此無復怖矣尋



登一紫閣少頃從閣之西道木陛下降乃寤

月異

庚辰歲十一月十一日長至日日出三丈許月現東北丑位間去日約百餘丈其上數丈陰魄團團略無虧欠至寅方移時乃滅因念月與玄象經緯空際太陽既出自掩而不見今太陰於陽生之朝晝見與日並光又未嘗月出東北方者吁亦異哉

劒戒哀梁子也

梁奉議仲嘗與予聯事於憲司者凡四年十九年冬同在京師乃告予曰僕有一劍頗古而犀利自落吾手每臨靜夜屢聆悲鳴比復作聲錚然也且聞百鍊之精或嘗試人者則鳴世傳以為劍戒予疑焉自此金孽也非戒也既而梁以事南還陳留到家四日而卒吁亦異哉因念張華授干將而告以鄭逵得吼劍而怪至夫金鏞木鐸中隱大聲闕無因而自鳴則為不祥之金梁以劍異告予至其死時僅四十九日得不為劍之孽乎梁諱

秉常熟人性機警持事瑣急寡讓得年五十有三金尚書梁肅裔孫見所藏世譜云至元廿年歲在癸未端月十有一日王惲書

鹿庵先生卒日

至元三十年癸巳冬十二月廿三日鹿庵先生壽九十二歲無病而終先是公静坐間忽張目仰視屋廬曰我以此居得箇月旬日爾間及薨適滿其數氣比絶呼家人令具鞍馬曰可與凡去矣隨有大星隕於寢室東山

其光茫炬然曰兄者蓋同母兄文勉先生也愛民榜進士第嘗為某縣令終恒山幕官明年二月其壻李惟賔葬東平府須城縣三十一年四月五日 闕 山齋說如此

家府君遺事

先君思淵子通天文又善風角辛亥夏六月憲宗即位明年壬子秋先子以事至相下九月初客鶴壁友人趙監摧家一日夙興見東北方有紫氣極光大衝貫上下如千石之囷時磁人杜伯鎮侍側指示之杜曰此何祥

也曰天子氣也杜曰今新君御世其應無疑曰非也十年後當別有大聖人起非復今日也渠切記無忘弟老夫不得見耳至元十三年予過滏陽與杜相會話間偶出元書片紙相付且歎其先輩學術之精有如是也

國朝奉使

大元太宗朝奉使宣撫王公諱楫字闕 涿人有文武才略金季舉進士不第以武弁降太祖聖武皇帝即授宣撫使佩金虎符時年三十至太宗朝丁酉歲假御史

大夫持節使宋議和雖往返十年有皇其華風義言言
竟從我議不幸使軺北還前次荆南疽發背卒年六十
一時癸卯秋也道號紫岩翁有文集并使宋録藏於家
元貞改號六月十日偶過其家孫元德因出示公秘閣
畫像介冑弓劒姿颯爽真蓋儒將之偉者元德風彩甚肖
其祖及觀楊紫陽楊西庵吕大鵬張嶶商左山祭文畫
賛題跋等篇又説公比卒前數日夢一青衣童子傳王
溪東館主人來召既抵其處宫觀甚麗止公俟門屏間

少間出報曰公旬日後當主是館吁亦異哉又觀馬雲卿所畫人様呉妝五星逥奇筆也其金水二女形皆散髪金主殺故仗劍水持筆者或謂水官主錄過木捧蟠桃四臂火上擎飈輪散火下操弧矢當前一大星旁射土則扶虬杖而已

六帖說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

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貼之數以書其書期於必在中選也

金制

金人立國作制頗詳雖服御飲膳皆有法以維之然化儆則奢麗奢則嬌嬌則弱弱則委薾而不振恐亦取亡國之一端也今日因餒粥糝不可對茵偶思穆若卷如之事為感而筆之

冠冕始制

或者以金人盤領上服與西域數積尖冒皆出本俗余以為盤領漢之曲領尖冒古弁之制也今晨讀戴禮冠義得鄭氏冠禮起早晚之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覆而勾領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勾領繞頸皆以羽皮為之至黃帝則有冕弁又云帝造火食旃冕而用布帛代為羽皮乃知二物皆三皇已來之遺物也又如山東民家至今亦以長幅皂繒蒙纏首髻西域人用絺綌纏繞

其首及鑿齒人冠絳氈以冒頂髻者其亦本於此歟嗚呼禮失於中而求諸野富哉言乎

裴中立不引韓愈共事

昔裴晉公授越平淮辟韓愈為司馬自以度為已知然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至作田横墓文徵露其意時貞元十一載公年始踰壯矣予嘗思而不得其所以今乃悟此何異魏公之抑藊軾也大抵才盛學博之士加以年少未免有軒昂莫降之志卒之臨大事成大業有不當

如是者乃知二公厚而恤之非長而忌之也欲使澄治客氣明夫大學之道懿蓄其文德以就晚成之器耳嗚呼君子愛人以德復有重於此者乎戊子歲冬十一月朔晨起偶書

賤生於無用說

萬物盈於兩間未有一物而不為世用者況人乎人之為物得氣之全而靈之最者也茍自棄自暴不為世之所用非惟返不及物而賤之所由生也彼牛溲馬勃敗

鼓之皮物類之極賤者也然一旦與用適宜顧惟毫末可以愈奇疾應時需即與玉札丹砂赤箭青芝並芀而並貴貴在同於有用故也彼衣敝緼袍並夫華簪盛服之士貴賤固有間矣其所以秉有靈彝物備於我者則不殊也故為士者惡可惡其居貧處賤戚戚然世之不我用也要當明德志學思求其致用之方可也世世之所謂學者多矣有有為之學有無用之學窮經洞理粹我言議俾明夫大學之道者此有用之學也如分章摘句

泥遠古而不通今攻治異端昧天理而畔於道若是皆無益之學也士乎士乎於焉而不擇其有用而致力於無用及其志與年邁悲嘆窮廬尤其世之不我用亦已惑矣衍賤生無用說

庭芝評郝奉使文

李庭芝見郝奉使文字謂陳月觀曰陵川固才高學博但出入韓文未甚熟耳余嘗度之韓文世所重者其要非一今李之於郝所以云云者豈以韓豐而不踰一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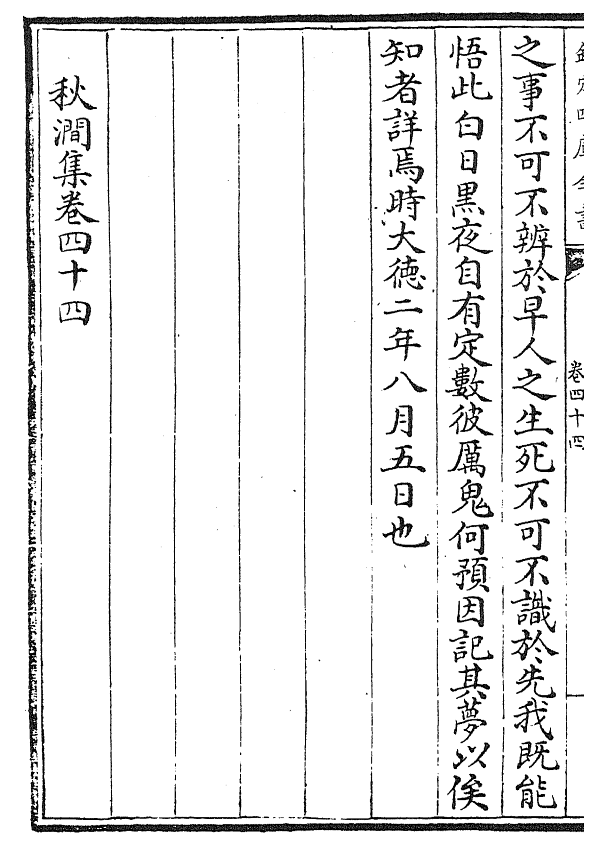
約而不失一字郝之反是者極多不然是擇焉不精明理未至雜以非聖此有故也

崔公厲鬼事跡

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崔公道言曰人秉四大假合而為生踐履五常而為用有溺於學佛者溺於儒書者各執其一偏所以學者兩不得其全雖聖人性命之學備載方策而學者多以尋行數墨為務及其寓一事決一疑皆不能自省愚於七月上旬腦

後病瘡初不以為意會車駕幸大都跋踄從行瘡益舉發廿三日問醫者麻監丞曰此為腦疽其源發自五臟急之不可緩之不可當以漸治之自是日劇詣麻行館求治後至白海而瘡勢益大形瘦力瘁心神不寧以此自思蓋無以知病所由作也然所恨者居無良醫行不能扈從一日近侍官伯勝等以愚病聞奉旨留麻監丞於白海治之拜命日赧汗浹背伏思平昔略無報國殊勲致感今日聖恩如此由是覺瘡疾頗回然於夢寐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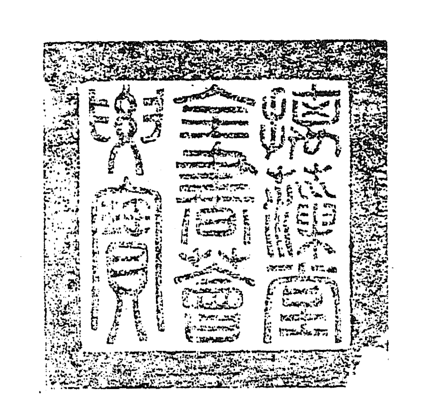
每為厲鬼所憑竊謂生死是苦樂我心既定何從不可
八月二日從其醫針者三處覺心舒意暢神志帖然然
視天地之氣月白風清霜露溶溶萬物各得其所而吾
之清氣其静者混然同以表裏方就寢而厲鬼又見於
夢且曰世間多少難了難行之事相惱百端向之治功
皆不復見而疼痛比前尤加夢中恍惚而覺坐而思之
非厲也於我所見不定得乘其便耳若吾身獲安即與
天地萬物混融同一和氣彼厲鬼安能浼我哉且天下



之事不可不辨於早人之生死不可不識於先我既能悟此白日黒夜自有定數彼厲鬼何預因記其夢以俟知者詳焉時大德二年八月五日也

秋澗集卷四十四

謹按卷四十四第十五頁前八行伊蘇岱舊作也孫䚡今改 後三行咸喇翁古察舊作沃魯外五赤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茅　琳